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
第三十回 送花果秦瓊締姻 紙窗小環出丑

卻說婉香看見寶珠說出這話，明知有意。想索性道破，也好絕了他的邪念。便道：「這有什麼豔羨處。他兩人的事情，設或有人知道替他編一部傳奇或是小說，可不要遺差千載。始亂之終成之，那還不要管他。萬一不成，叫那一個怎麼做人。可知道得之易者失之易，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。不看別的，只看古今書籍上也載的不少，有幾個能成就的。須知小說上記的，多是作書的人自己犯這一著，到頭成了個恨事。卻借著筆墨故意反說得美滿，聊以自慰，其實都是反面。譬如你見一部子奇書，你原想買家來的，卻先給你看了，那便你買不買都不打緊了。便買了家來，也看得不貴重了，這是一說。若講得易失易的話，也有譬喻。不看別的，只看天孫和牽牛兩口子，一年只聚一夕。人生終日聚首一年便三百六十日，百年便三萬六千日，一日便有兩夕光景，不是七萬二千夕麼。那人生百年，天孫和牽牛便七萬二千年的緣分。可知道緣分是有定數的，有如這洋葡萄似的。假如這盆子洋葡萄有一百顆，你一口也便吃的了，一日吃一顆便有一百日好吃，你想這話可是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那！我今兒先吃這麼一顆。」婉香忽的正了顏色，寶珠便滿臉飛紅了。剛沒的搭訕，卻好海棠進來說：「梟煙姐姐叫晴煙來接爺了，說三爺叫湘蓮送了一個書簡兒來，不知什麼，請爺家去看去。」寶珠便點點頭兒走下地來，一聲兒不言語。婉香也不則聲，教春妍把酒盞收拾了便自睡下。寶珠走回天風樓底下一間醉花仙館來，見梟煙正在那裡燒安息香。寶珠走近來道：「三老爺有什麼簡兒送來？」梟煙便向文具內取了出來遞與寶珠。看是一個三寸長的小書簡兒，上面是秦文寫的：付寶珠收3。拆開一看卻不是論單，是一扣萬源金號的折子。裡面寫著「收存赤金一百一兩四錢九釐五毫」，下面蓋著年號戳子。寶珠看了便仍套在封子裡。梟煙問他，只約略說了緣故，就叫梟煙收下了，便自睡下，一宿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寶珠起來往婉香處轉了轉。婉香叫他做詩。他總聽他的話，便回來真個引紙握筆做起詩來。又趁此機會向秦文處請了十五天假。打這日起，便有時往借紅軒、綠雲深處、春笑軒、海棠香夢軒等處和姐妹們玩玩。有時便回來做詩，到落得快活幾天。又兼秦文和柳夫人、袁夫人都道他好，寶珠才信服婉香的話。

這十幾天內莫說不上學，連別的閒事也不問一星兒，那盛蓬仙的詩他早忘的影兒也沒有了。哪裡還去復他，卻把個盛蓬仙悶死了。望雲霓似的望了許多日子，沒見一封回書。自己又病的是熱瘧，沒一個月起不得牀，心裡哪裡耐煩得住。想叫冷素馨代寫個字兒去問，素馨卻不肯寫，蓬仙沒法又耐了幾天。這日略支撐得住，便自扶病寫了封書子著文兒送去。

文兒接了書子不敢怠慢，忙到秦府裡來。一路見些官員，開鑼喝道的來來往往絡繹不絕。進了學士街，見滿街擠住了旗纛傘扇轎馬人役。到秦府門首，見方井裡搭了馬棚，拴著幾匹高頭大馬。左右搭了兩座鼓亭。大門口兩邊圍牆都歇滿了執事，又許多親兵成淘結隊的站在那裡。看號衣也有撫院裡的，也有將軍裡的，也有提台統領的。文兒打諒府裡有事，便不敢輕易進去，到街口茶肆裡來找熟人。一踏進門檻，見滿座都是戴紅纓帽子和戴歪帽子紮頭巾的兵丁、差役。好容易找著個東府裡兆貴的兒子來順兒，便和他講要見一見寶珠，有機密書子要親呈上去的。

來順兒本來和文兒是酒朋友，便一口答應了，和文兒走出茶肆來。文兒一路上問道：「今兒什麼事便這樣熱鬧？」來順兒道：「今兒八月初二，是南府裡二太太六十大壽；又是咱們老爺的五十八歲小慶；又是咱們瓊二爺和石府裡締姻，所以兩府裡都熱鬧得鼎沸似的。你要見三爺，我帶你裡面園子裡見去。外面有客著，不穩便。」

文兒應著和來順兒進了大門，見甬道兩面滴水簷下都歇滿了儀從、執事，擁擠擠的不知有多少人。二門上掛了紅彩，交椅上坐著幾個武弁在那裡彈壓閒人。進儀門便清爽多了，只有二三十乘空官輿歇著，好些當差的分兩排兒站班著。猛聽見裡面升炮，來順兒忙帶著文兒站到邊上去。見穿堂裡面飛也似的抬出兩乘紅拖呢的二四轎子出來，後面跟著七八個管家打從面前掠過，一轉眼出儀門去了。文兒私問：「是誰？」旁邊兩個當差的道：「是本府裡的金師爺和陸師爺兩位大冰領盒子去的。」文兒便打迭起眼光，打算看盒子。猛聽見又升起炮來，卻伸著頸子半晌沒見一人出來。原來這炮是大門口送客的。一會子又放了三個炮，見穿堂裡面先跑出許多有品職的管家來，兆貴也在裡面。隨後一串兒扛出許多嶄新的抬箱來。文兒定睛看時，那抬箱裡都擺著緞盒盛了花果。五彩雜陳光耀眼目，一架一架的打面前過去。共是二十四架抬箱，內中陳設也看不仔細，總覺件件是好的罷了。那抬箱出了儀門，隨後又是兩乘官輿出來。打頭一乘前面走著四個親兵，看號衣知道是個統領。那後面一乘文兒認得是秦文送客出來的。見那頭一乘轎子出了儀門，聽外面升了三個炮，秦文的轎子便回轉來。四五人插著轎槓飛風似的打面前擦過進穿堂去了。

這裡站班的便漸漸的散開了幾個。來順兒便引著文兒進穿堂過大廳，一路見掛滿了喜字壽字的大紅緞幃。到二廳，見台階下坐著一班清音，天井上面搭了彩棚子。來順兒急急的引著文兒打西首游廊上越過，進了一座牆門便是甬道，上面蓋著兩廊。又進一重門，抬頭見榜著「一粟園」三字。到裡面走廊上，早有許多小廝在著，問來順兒什麼事。來順兒說明了，便叫文兒在這裡站著切莫亂走，自己回出去了。半晌小廝們說：「三爺來了。」文兒一眼見來順兒跟著一人進來，年紀不過十三四歲，比自己還瘦小些。戴著束髮紫金冠，穿著半蟒的箭袖大衣。上面罩著西地文錦的背心，約有二三尺長，下面結著排穗須兒，剛和大衣一樣長。腰間係著四塊玉的扣帶，裡面襯著白湖縐襯腰帕子。滿臉秀氣，眉目如畫。覺得便把自己的主人比下去了。那人進來，文兒趕先打個千請安說：「家爺本來要到府道喜，因病著不便，說抱歉的很！」寶珠笑說：「不敢。」又道：「回去替我給你爺請安。我早想過去和你爺談談，總沒得一個空兒。你爺痊可些，盡請過來逛逛。只是屈駕的話，我又不說。」文兒應著，又代主人謙了幾句，便呈上書子。寶珠拆開看了看道：「知道了。這事筆墨上也講不了這些。我明兒閒了便過去給你爺請安，帶講這事。」文兒唯唯，見寶珠還要講話。忽外面走進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廝來說：「西正院請爺去。」寶珠點首，便向文兒道：「我也不寫回字了，你家去便這樣講，請你爺保重些。」說畢便轉身出去了。

文兒便和來順兒出來，因問：「怎麼這幾處不見一位客來？」順兒笑道：「客多著呢，那邊西花廳和那邊東花廳新花園裡三處，幾所院子都擠滿了客。便剛才那個園裡也擠滿了女客，只你看不見罷了。」文兒點點頭，暗暗贊歎。到儀門口，別了來順兒逕回府來。將這番情形和寶珠的話告知蓬仙，又贊寶珠那樣和靄那樣標緻，沒一點兒公子氣。

蓬仙聽了，那願見之私越發慳慳了。過了幾天仍不見寶珠的影兒，夢卻夢見了好幾次，總又沒一句咬實話。便怪寶珠終究是紈子弟，不盡人情的，便也冷了心。

挨到八月十六那日，病好了些。身子略支撐得住，只還怕風。偶然想起寶珠，便要親自往秦府裡去。冷素馨勸他不住，只得依他，叫多添了件衣服出去。又叫把轎簾兒放下了，仍是文兒跟了去。卻不道到了秦府，門上人回說：「三爺剛被葉老太太請去過中秋去了。」蓬仙大失所望，只得回去。過了幾天又去，又說：「還沒家來。」蓬仙便氣起來，絕口不提寶珠兩字。

其實不是寶珠糊塗，因替中丞做詩，便告了十五天假，到期卻只有十二首詩。又請寬限了十日，又只有三首詩，總一味的忙些玩。秦文動了氣。等過了初二的喜日，便把寶珠鎖在新花園裡，限他五日交齊。過了五日去看，卻把滿園的景致都題到了，倒有一百首絕句。卻又用些風花雪月的字面，用不到那集上去的。秦文看了好氣又好笑，便又把他關了幾日。到十五早晨，才把三百首雜體詩做齊了。卻是冠冕堂皇，純用台閣體的。秦文歡喜的了不得，便賞假十天。一面把詩發刻去。

這寶珠放了出來，便如倦鳥出籠似的。十五夜和姐妹們賞了一夜的月，鬧熱自不必說。次日卻好葉老太太來喚他賞月去，他哪肯不去。所以把蓬仙這事倒做了個願心，這等檢日子去還的似的。打十六日到了葉府，自然又沒個空兒。又況冰山和袁夫人都進京去了，葉用又往江蘇候補去了，家裡只留些女眷。那葉魁自日日關在書房裡的，葉教都沒年月的外面嫖去賭去。所以寶珠在那裡便和香人兒似的，那些年紀和他差不多的小姨娘都似蝴蝶兒一般黏住他。你想寶珠還有什麼心思替蓬仙擔憂去。

一日寶珠沒事，來看蕊珠的母親五姨娘朱賽花來，可巧不在屋子裡。因順步到六姨娘楊小環院子裡來，見靜悄悄的沒些人聲。那些丫頭們都不知哪裡去了，因想到房裡去。卻不道房門反閃著。寶珠只當他睡著，便悄悄的回了出來。到玻璃窗上來看，卻也被幃子遮著。因拿舌尖舐破了一個空眼子望進去，見上面洋牀上垂下亮紗帳兒。那帳門兒在那裡抖動，靜聽有些氣喘喘的聲音。心裡疑惑小環病了，因定睛看時，原來那牀是兩面凌空的。後面窗子照著日光映著亮紗帳子，見牀裡面迭起兩個人影兒在那裡顫動。便把臉飛紅了，心裡突突的跳了起來，便不再看。回轉步來想走，忽那邊廊上走進一個人來。不知那是誰？且看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有意呼茶尋鸚鵡，無心閒步見鴛鴦。